

500.致书诵额^①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九日（1845年2月15日）于迪化

亲炙德仪，已逾两载，每睹清勤之绩，时深敬佩之怀。揖别南行，殊增踈溯。乃荷频贻食品，复承远送临歧，雅谊肫情，感铭曷罄。比际韶华绮丽，淑景暄妍，缅惟五兄大人履序延祺，顺时辑祐。燕喜播西陲之誉，莺迁承北极之恩。引睇祥机，定如抃祝。

弟沿途感寒抱恙，毳勉遄行。当于绥来过年，稍为将息。新正六日已抵乌垣，气候渐见暄和，贱恙遂亦痊愈。日内当由土鲁番一带转赴南疆，诸凡尚托顺平，借以告纾注念。专此布谢，顺贺春祺，并颂升安，不一。

愚弟顿首

三小儿随叩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1.致锡刺布^②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上旬（1845年）于迪化

伊江聚首，叨爱良多。临行时承惠食珍，并赐小儿鞍鞯，至盛

书诵额，时任惠远城（伊犁将军驻地）理事同知。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东厅书”。

② 锡刺布，时任伊犁将军属下的领队大臣。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领队锡”。

仪佳骏虽未拜登，而铭佩在衷，至今感戢。北郊别后，复荷特遣章京沿台照护。适值果子沟一带积雪难行之际，贱体又感冒畏寒，承其添套帮车，始得长行无阻，实赖阁下异常关切，感谢曷可殚言。比者淑景融和，韶华绮丽，敬维二兄大人祉随序茂，庆与时增。西陲之保障安恬，北阙之恩光稠叠。吉华引跂，抃颂奚如。

弟自就道以来，连旬抱恙，惟自勉加摄卫，依然按站前行。兹于新正六日至迪化城，暂为卸装。贱恙幸经全愈，拟于初十外换车，由土鲁番往南路一带。知承垂注，顺以奉闻。专此泐贺春禧，并鸣谢悃。藉请台安，不一。

愚弟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2. 致 丰 绅^①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上旬 1845 年 开迪化

愚溪大兄大人阁下：亲炙光仪，虽尚未周一载，而于阁下之精勤奋发，志向过人，实所心契神倾，可豫卜他日之立殊功而成远业者。匆匆分袂，延溯弥殷。辱承惠以名骖，贻以德佩，盛仪虽不敢领，而厚意实已铭心矣。比者淑景融和，韶华绮丽，敬维大兄大人祉随序茂，庆与时增。西陲之保障安恬，北阙之恩光稠叠。吉华引跂，抃颂奚如。

弟自就道以来，连旬抱恙，惟自勉加摄卫，依然按站前行。兹于新正六日至迪化城，暂为卸装。贱恙幸经全愈，拟于初十外换

^① 丰绅，字愚溪，时任伊犁将军属下的领队大臣。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领队丰”。

车，由土鲁番往南路一带。知承垂注，顺以奉闻。专此泐贺春禧，并鸣谢悃。藉请台安，不一。

愚弟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3. 致 皂 兴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上旬 1845 年 于迪化

乐亭四兄大人阁下：伊江聚首两载有余，荷承雅谊肫情，远逾恒泛，乃忽分襟南去，实觉难以为怀。又叨惠赠左骖，且亲赐小儿白镪，既固辞而不获，倍感歉以难铭。昨在北关握别之余，复荷遣人至绥城见送。诸凡盛意，益切溯洄。际兹淑景方新，韶光正丽，缅维四兄大人福随春至，祥与年臻。国恩叨稠叠之荣，家庆溢团栾之喜。伫□□□早入阳关。引跂吉华，曷胜抃祝。

弟自登程以后，旧恙大发，几不可支。途中寒气逼人，较在惠远城中实加数倍。幸坐车极觉宽稳，弟以重裘裹护，仍然力疾前行。兹于正月初六日已抵乌垣，体气比前差胜，饮食约可如常。札南山大兄甫于初三日由此前进，弟自须略息两三日亦即南行，请勿远烦垂念。专此布谢，顺贺春禧，并请台安。诸惟朗鉴，不一。

愚弟顿首

三小儿侍笔请安，敬申谢悃

原稿“韶华绮丽……”以后为“云云同锡”，即同于同日之致锡刺布书。据此将“融和”以下直至“顿首”除称谓改“大兄”外，其余按致锡书补入。

皂兴，字乐亭，时任伊犁将军属下的领队大臣。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皂乐亭”。

并请四嫂夫人同禧，阖署均吉。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4.致 瑞 庆^①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1845年2月16日）于迪化

两年亲炙，备挹清襟。兹以于役南疆，匆匆握别。乃荷惠贻珍品，且承亲送临歧。又承遣纪远至芦草沟，感雅意之殷拳，每抚衷而铭溯。际此新韶彩胜，元夕灯辉，缅维大兄大人吉履增绥，祥祺懋辑。遥识慈帏之燕喜，伫占崇秩之莺迁。引睇裔华，曷胜抃颂。世兄新岁以来，想学业更增进境，且盼毓麟在即，为阁下庆得孙枝也。

弟别后在途中感受严寒，以致经旬抱恙，勉加调摄，至新正始觉渐痊。初六日行抵乌垣，稍拂征尘，仍当前进。诸凡尚叨平顺，可释锦怀。专此布谢，顺颂春禧，并候升安，不一。

愚弟顿首

三小儿侍笔请安

世兄并候。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5.致 李 星 沅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1845年2月22日）于迪化

石梧年大兄大人阁下，前在伊江，于冬月十三、廿五、腊月十四

瑞庆，时任惠远城附近某城粮员。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南仓瑞”。

等日连肃手函，计可以次入览。兹于孟陬六日行至乌垣，因抱微疴，稍停未发。承子谦统帅连番函问，并又遣弁前来，遂得连奉旧冬子月初二、初九、十六所惠手书。矜此劳人，歔歔太息。奖借出于分外，声情溢于行间，捧诵再三，不知何以铭于胸而汗于背也。且见手致谦帅两书，殷殷然以岁首恩纶为弟盼祷，细绎言中之意，如传弦外之音，关切至情，至于如此，岂子墨所能志感耶？迨得弟于役南疆之信，则又期许逾量，筹计无遗，令人循省彷徨，益增惭汗。

梅生太史以叠韵四律见赠，玕琪其采，韶咸其音，十色九光，震耀心目，行旃得之，足壮吾游。惟矜饰过情，如以球琅喻沙砾，能无内愧耶？

承询所勘各城之地，孰先孰后？何时可历一周？查前奉谕旨后，谦帅曾经复奏，不派协领随往，而暂留喀刺沙尔大臣全小汀会勘，并奏明由库车勘起，渐次而西。闻谦帅曾将此稿录寄台端，未知果已入览否？舟儿来禀，恐弟须在彼处督办招垦，事竣方能脱身，是以倍欲赶紧出关，探迎随侍。不知各城大臣所奏，皆系地已垦成，只因不给民而给回，未合圣意，故阿克苏首干严议，次则和阗亦奉停工之谕。然以情形而论，回疆本是回地，自归入版图后，虽有民人赴彼，只是贸易往来，并无携眷生聚欲于彼处长子孙而成土著者，与乌鲁木齐、伊犁大异。若招民户前往种田，问谁给与盘费？且田地既辟，粮食必多，即使招得民人，耕成沃壤，而就近则粮无卖处，远贩则资本大亏，安得有人愿往？从前巴尔楚克属叶尔羌招种，逆回叛产，约及十年，不满百户。彼时有废员淡春台等情愿捐资办理其事，有一户即给一户之盘费、牛具、籽种，尚且无人应募，况凭空招之者乎？当阿克苏首先奏请给回，宸衷大为诧异，故有严议之旨。迨后各城所奏，无一处不是给回，故第二起之和阗只令暂停而

不议处。其后各城现又交喀什噶尔一处则并无停止字样，且阿克苏虽严议而不开缺，大抵圣明亦已洞鉴实情矣。弟在伊犁时与谦帅相商，到一城查一城，即将实情呈请将军核奏，绝不敢稍存成见，亦绝不敢粉饰迎合，至说到办不到，更不成事也。以台站而计，由乌鲁木齐至回疆，八城行遍，不过七十站，加以查勘工夫，不免耽搁，如尚顺绪，则四月内或可望其全完。现在三小儿聪彝业已随行，舟儿必应趁此进京散馆，其所请出关一说，实属无谓。乞以鼎谕切阻西来，务令北上，是所至感。

贱体在乌垣医调已愈，现于正月十六日由此赴土鲁番，计至库车约有二十四站，为时已在春仲，田中雪释，始可丈量。兹荷殷垂，谨以缕述。

至沿途资斧，尽属有余。缘弟捐工之资，本已自行筹备，而谦帅所代垫者，坚不许辞。濒行又解囊为赠，再四缴还，几于被恼，不得已而受之。其于弟此行，自车马以至衣服饮食，无一不亲为制备，所以待弟者，意恳情真，使人感泣。知吾兄大人垂念至切，故备述之。此时旅资十分从容，可纾仁系。至惠函尚有欲将地谊之说，此则万万不敢仰承。窃念两年以来，贱累叨依德宇，一切蒙惠，读神之处，累纸难以罄陈，而有加无已之盛心，转作此让德不居之谦语，弟心非木石，能不感悚交并乎！敝寓本无所需，万无更费清心之理，沥忱奉述，务乞鉴原。

梅生惠寄佳章，本应即和。顷因新愈之后，且在乌垣酬接极烦，容行至前途，便当叠韵寄答也。

东河此时定已合龙，关外太远，未能得信，不胜念切。此后如蒙赐翰，总以递至库车大臣扎南山扎拉芬泰系宗室处为妥。前启业已奉陈，谅承鉴照。倚装手此，乞恕粗疏，顺请台安。心缴崇谦，不

梅生太史附此先谢，信到时谅已入都矣，馆元可操券也。

乙巳元夕灯下红山旅次 年愚弟林则徐顿首

再，子谦将军之于阁下钦慕佩服，实出一片真诚。其从善如流，虚衷若谷，乃弟两年余所亲见者，非敢阿其所好也。渠似欲与台端径叙雁行。其年庚系在辛亥，第自揣较温公为长，故未便遽言耳。今先将其世系附开奉览，以便往来书问中，有应避者避之，是禱。弟又顿。

曾祖讳金推。祖讳僧保。父讳朱尔杭阿，嘉庆八年招擒陈德案内恩赏勇号世职 终于都统。谦帅一子名松岫 今六岁矣。甲辰十一月复得一子 名松峻。

闻其手疏密陈云：“生平所见之人 实无出林某之右者。”弟万分惶汗，知念附及。乞丙之。

（录自中山大学历史系藏手迹摄影件）

506. 致 王 莹^①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上中旬（1845年）于迪化

（上缺）亲髻咳。前闻因公谪戍，定地伊江，款款萍□□□□触苔岑之谊，虽荐郊有愧，而说项殊殷。迨于役南疆，未遑俟，犹冀中衢倾盖，一述胸怀。乃因旅次感寒，呻吟拥被，值交蹄之错迕，欲把臂而参商。过后闻之，实不胜望尘之叹矣！兹荷德音先贲，谦注逾恒，并将都下寓书，关中寄物，均由统帅处遣弁赍来。既烦长路之提携，复累更番之辗转，领存之下，感歉弥深。藉谂灼卿先生税驾塞垣，卜邻公府，履綦清吉，差释悬怀。统帅礼贤爱士之殷，出于

王莹，字灼卿，时亦谪戍伊犁。此稿为林则徐手撰。

真情，为近今所稀有。以阁下品学之粹，自必相得益彰。来示所述优待情形，闻之良为欣愜也。

弟自登程之后，抱恙旬余，兹于孟陬六日行抵乌垣。贱疾幸已痊愈，现将行旆整理，即复由此南行。知荷关怀，顺以附述。谦悚不敢当，谨以奉璧，万勿复施为禱。专此，复颂春祉，即候旅祺。不一。

愚弟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07.致 舒 通 阿^①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45年2月27日）于吐鲁番

久切钦迟，幸亲罄咳。猥以天涯过客，辱承地主殷情，赓授餐适馆之章，吟白饭青刍之句。淹留旬日，已觉难安。乃别后又荷遣伕随程具饌，在三个泉坚辞至再，始肯回程。尤征款待之逾恒，倍使感惭之交集。辰维大兄大人春祺茂辑，政祉增绥。敷闾澍于熙台，扇条风于绣甸。升华在望，抃颂奚如。

弟于本月中旬行抵高昌境内，此处素称暄暖，已无须墐户围炉。惟前途仍行山峡之中，难免寒如冬令，是以客裘虽敝，未敢遽脱蒙茸。知荷关怀，并以附慰。兹乘羽便，专此鸣谢，藉颂升安。诸惟朗照，不一。

愚弟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舒通阿，字子孚，时新任迪化州知州。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迪化州舒”。

508. 家 书^①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1845年3月14日）开开都河南台

从前陆有仁静轩行三曾任河南同知，有花翎，曾到广东军营。托钱庆康兵马司，因案发伊犁。带来一信，并书笺，似是四匣。柿霜、茶叶等物，因钱庆康死在阜康县，是正月过红庙时事。仅收一封空信，余物未收。兹闻其灵柩及行李均至西安，系郑梦白派差代其运往。现在梦白业已离陕，而钱之行李闻须缴至臬轅。此时臬司非崇即唐，可托其取出。如已过陕，或十分难取，即亦罢了。

赵升跟到西安后，如仍带其出关，则不必说。若不带伊来，不如将伊荐往河南王念湖处，并以数两盘缠打发之可也。

皂乐亭回京过西安时，应送以酒菜，临行更须酌送物件，以酬其在伊犁之情也。

前带回之驼绒，系关内所无，且勿轻用，仍留箱中。

金眉生寄来端砚、图章，只可留之，其信俟另复。惟其信内云：先前尚有一信由方仲鸿处寄来，并未见到，可查之。

谦帅太翁列传，渠已收到，并将原件寄来请写矣。

冰如及翰宇信仍寄回。冰如之伯何时去世，我竟不知，家信中此等事从不一提，可谓疏略之甚矣。应另备一纸，随时逐条写出，临发信时附来，既不费事，又不遗忘。

（录自福建省博物馆藏手迹原件）

此信为第六十号家书。

509.致扎拉芬泰^①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上旬（1845 年）开喀喇沙尔

伊江拜送，瞬已月余。前于将到红庙之时，遣人先请行安，谅承鉴及。嗣过达坂城，荷承留柬见贻，感叨注念。比维大兄大人荣临吉任，懋辑祥禧。旧泽新猷，悉符抃颂。

弟别后于十六日自伊犁就道，沿途抱恙，至红庙后始觉渐痊。兹于二月五日行抵喀城，常大兄尚未有到任之信。弟思目下春融雪化，正应赴地查勘之时，若在途次逗留，恐伊犁难于奏报。当与小汀八兄商定，即请其带印起程，并飞致常大兄毋庸急切来喀，仍在库城等候接篆。即查勘地亩，在彼亦可面商，似较（下缺）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10.致扎拉芬泰^②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45 年 4 月 2 日）开栅木台

南山大兄大人阁下：昨以于役棠封，借得重亲芝宇，备荷殷拳雅谊，住宿諄留。每揽胜于西园，临流泛棹，复分甘于东道，满载盈车。兼以屡枉高轩，出郊迎送。别来回溯，感愧交萦。緬维褀履增禧，嘉祥茂辑。瀛眷已由乌垣前进，谅在季春上浣自可安抵崇辕，家庆团栾，曷胜抃颂。

扎拉芬泰，字南山，满洲正黄旗人，时新任阿克苏办事大臣。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扎南山”。

② 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扎南山”。

弟按程前进，于廿六日住栅木台，计次日即到阿城，诸凡俱叨平适。小汀八兄体气亦渐臻安善，藉堪告慰注怀。专泐布谢，顺请台安。统惟朗鉴，不一。

愚弟顿首

添单：

再 前承制备看工椅轿 已费盛心 濒行又荷殷情 务嘱携带上路，铭感倍深。无如台站车辆受载稍高，则摇簸之余时防颠簸，且杆长难于捆缚，折断堪虞。行至拜城，众人咸以为不能远带，因即寄存该台屋内，并嘱台委点明各物，逐一登记，妥为收存。用特缕析附陈，藉鸣谢悃，并祈俯加鉴谅，遇便嘱令送回，是所欣禱。又启。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11. 致赛什雅勒泰添单^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45年4月12日）于阿克苏

前函缮后，正于阿城托寄，适从小汀处载展惠书，知前启已邀青鉴。仰蒙温词奖注，且令改易称呼，倍见挚爱肫情，迥逾恒泛。推棣华之盛谊，许樗栎以同枝，木石有心，能无深感！惟是芝颜未接，渴慕殷殷。容俟踴谒崇轩，面陈感谢。至徐抵叶城领海之后，拟即先赴和阗，恐系清怀，谨以附述。万勿上烦遣使远临，是所虔囑。肃此载复。又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赛什雅勒泰，字石溪，满洲正黄旗人，时任叶尔羌帮办大臣。他是当时伊犁将军布彦泰的胞弟。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叶尔羌帮办赛添单”。

512.致 奕 经^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45年4月12日）于阿克苏

林则徐谨启中堂阁下：忆昔春明拜谒，瞬已八易星霜。年来绝塞荷戈，未敢远修音敬，依驰下邳，与日俱深。比因查勘垦荒，猥□南疆之役。窃喜莎车葱岭恰驻檐帷，藉得重覩崇型，良为欣幸。轮蹄珞碌，甫抵温城，正在肃泐芜笺，即拟寄尘荃鉴，乃辱德音先贲，注饰逾恒，感歉之余，弥滋悚愧。敬谂中堂褰祺懋介，亮绩遐宣。紫塞风清，暂倚保厘之重；黄扉日赞，伫瞻光复之荣。翘首鸿禧，倾心雀抃。

则徐以废员谬膺差使，兢惕难名。幸得顺谒铃轡，面求矩诲。惟冀详加指示，俾有遵循，乃所望风企禱者。昨已会同全小汀勘过库车、乌什二处，兹于季春六日，由阿城前赴南乡。缘其所垦之地距城二百七十里，往来勘丈，恐须旬日为期。过此则从叶城先往于阗，后至疏勒。棠郊屡憩，自当迭诣崇轩，万不敢劳驷节之先施，亦切勿遣材官而远迓。夙蒙垂爱，谨以沥陈。肃此，恭请勋安。惟祈霁鉴，不备。

林则徐谨启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奕经，字润峰，宗室。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协办大学士，以扬威将军督师浙江，战败得罪。二十四年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时已改授伊犁领队大臣。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叶尔羌参赞奕”。

513. 家 书^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1845年4月13日）

于阿克苏玉子满回庄

二月二十八日在阿克苏接到六十五号系十二月廿三日由李中丞寄伊犁复由布将军递至阿克苏。三月初四日在乌什途次接到六十六号。系正月二十日由李中丞官封寄札南山处，南山又用官封递至乌什。

以上寄来数次家信，俱不至失落，已属幸事。此次第六十六号由西安直寄库车，却不及四十日即到，又由库车递至乌什，约十二站，亦不过三日到，可谓快速。阅此一封信，知舟官不复出关，定于正月二十日起身进京散馆，我心始慰，计至此时已在圆明园寓中用功矣。散馆之期，总在四月望间。我此次所寄之信递到西安后，复由西安转寄到京，总在散馆之后。而伊犁三月中旬间必将渠工完竣请奖之折，与此次勘过库车、乌什两处情形同时奏报，亦系四月中旬到京。所有喜信都在那数日之内，京中见有明文，即应作信寄来，托顺天府尹最好，丞亦可。用限行官封驰寄西安，西安接阅之后，即当加封托布东山将军或抚、藩、臬速即加封，直寄库车札南山处，无论我在何处，伊皆能用官封转递，不至迟误。现在南山虽已调任阿克苏，然伊须待德全到库车接篆，始能交卸，前来阿克苏新任。计六月以前，南山仍在库车任内，即阿克苏亦是我回来必由之路，总可接到。此间所盼望者：一是散馆等第及引见、留馆确信；二是伊犁渠工请奖所奉旨意；三是勘过库车、乌什地亩之折是否批交

此时在家的是第四子林拱枢。林拱枢，字心北，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

部议，或照折明降谕旨；四是会试榜录、殿试甲第。此数件能同时统寄固好，否亦先将已见明文者寄来。枢官应先写就一信托札大人，以老伯、愚侄相称，叙及去年七月在伊犁临行拜谒以后，因无便未及寄稟请安，兹贺其一调库车，免兹二字不好看，可称渭干。再调阿克苏。应称温宿。约略恭维数语，将家信托其转寄与我。其乃郎英善亭，汝曾见过，亦可附候一笔。至第二次寄信，只须加一单片请安，即于家信面上写明托其转寄云云，亦已合式矣。

自本年正月日起至三月初五日记，此次俱行寄回家时，阅后应即寄京。现在我正往勘阿克苏之地，大约三月初十外可往叶尔羌，月杪始能和阗。仍须折回叶尔羌，往勘喀什噶尔。计至四月中旬可以勘毕，拟另由小路转回阿克苏，五端午以前可回阿克苏。专候伊犁渠工批回确信。如荷释回，则当加站而行，七月总要进关也。

接六十四号信内，知我又得第三孙，甚为喜慰。吾儿一年连得两男，自是转到吉运，则散馆一关可卜顺意。所拟取名之字，我看“榛”字似不甚佳，榛荆、榛莽均是此榛字，即榛栗亦不见好。汝意既取在秦之义，我今名之曰“臻品”，盖谓至秦所添三口也。虽不甚典，而字面却亦好看，将来字以“秦川”则意义益觉显亮矣。

枢官此次寄来文字，比前次却有进境，其字句累坠不清者固多，然遇题尚有生发，不至十分干窘，阅之颇喜。其先生批改处，虽亦未尽谛当，而路径却尚不错。前此贻误已久，果能从此发愤用功，苦心揣摩，则明年必可赚一青衿，再能勤读勤作，毫不分心，己酉科场大有可望。因其作文局势尚不至庸陋枯涩，故有望也。刘先生云“字句虽未调适，而笔气却利场屋”诚为知言。成败只争此一两年，但看其专心上进否耳。至所作诗文，总须自写，乃阅所寄各篇，都是柴芳、云昭所写，此是先生改本，并非另录，岂竟全不自写，直令伊等代笔耶？如此懒惰，即其不肯用功可知。独不思进场

之时，亦能带伊来写否乎？年轻之人写字岂是难事？我从前所读文章 每夜常背录三五篇 今汝有家人代抄读本 尚不足意 而自作者又付伊等誊清，则难保所作诗文亦系别人代作，均不可定。果有志向 首以戒懒为要 切切 切切。

信内所说待年之人，我意却难遽定。当时既欲立券，何不将其八字先行推算？今阅所开亥年亥月寅时，均与己字不甚相宜，尚不知其日子系何干支。既经进门，且听乃堂一面使唤，看其得用与否 再行斟酌耳。

此次寄回之信，日记太厚，故文章不复寄回。下次信来，亦不必将诗文全寄，但酌看信之厚薄，略附数篇来可耳。闻石先生改文无出其右者 既拜为师 应将全篇一一另录 请其改削 其日课则不妨将已改者寄请批示，并须于其上省时，将所改之文请其面讲一番，才为得益。秋间彝官到西安，亦当向刘先生受业也。兹寄刘先生一信 可即加封转寄临潼 勿迟。

查勘库车地亩之稿，现在抄出寄回。其乌什之稿，未经抄出，随后再寄。

三月初七夜在阿克苏新垦地亩回子庄内书 第六十一号

李石梧中丞此时早已离陕 渠前两次信来 并有赠诗四首 尚未和之。此次未经寄信，俟下次再寄江苏耳。

（录自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手迹原件）

514.致 奕 经^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1845年4月13日）开阿克苏

林则徐谨启中堂阁下：日昨甫肃羌启，托五桥邮呈，谅已先登鼎鉴。顷在温宿，复蒙遣弁遥来，载捧惠书，频叨俯注。感关垂之溢量，弥惭悚以难名。当即面见，敬问起居。恭谗中堂褰履恒绥，鼎禧茂介，均如翹颂。

则徐沿途行次，蒙庇粗平，拟俟温宿勘完，即诣叶城，顺趋棠廨已于前启 觐缕附陈。惟是各城大人所派材官，则徐均未留用。此次遣来轺弁，远历长途，尤抱不安之至。是以嘱其先行回轺销差，载附羌函，虔鸣谢悃。不日即谒郇公之座，幸勿再烦遽使之临，是所沥忱敬祷者也。肃此，恭请崇安。统惟涵鉴，不备。

林则徐谨启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15.致 开 明 阿^②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1845年4月18日）开赴叶尔羌途中

子捷三兄大人阁下：旧岁嘉平在伊江连接台涵，备承远注，并寄示卡外舆图，加以贴说，至为详细。继又续访两处情形，另赐示知，曷为补入，倍见阁下关垂之切，采访之勤，铭感莫能言喻。维时弟已于役南来之命，匆匆就道，裁布未遑，拟沿途皆可泐函付邮寄

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叶尔羌参赞奕”。

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致开子捷”。

达。詎知一离伊江，即因感寒致疾，至近日甫获就痊，以致音候久稽，不胜怅歉。昨由常大兄寄来瑶翰，复因弟奉差载道，注饰逾恒，展示再三，尤滋感愧。藉谥三兄大人棠猷远播，提祉增凝。边陲之斥堠咸绥，宸极之丝纶叠锡。引詹吉采，抃颂弥殷。

弟在戎两载有余，虽经襄办渠工，正恐未能周妥，乃以南路垦荒一事，于达参赞引疾之后，蒙派令勘查。自顾衰庸，倍深惕惧。而忆及睽违襟度，两易星霜。今得借觐芝仪，重叨兰诲，把晤出于意外，而遭逢殆是前缘，不禁翘企铃轡，心焉向往矣。但弟以废员奉差，不当与职官为比，是以前次呈明统帅，将一切不敢惊动之处备细布陈。在三兄大人夙昔垂青，亦必爱人以德。弟现拟由叶城先赴于阗，尊处幸勿遣伴远迓，即行至喀城之日，尤不敢劳旆从出郊。余皆处以澹然，则益感知心之挚谊，是所切禱。专此泐复，顺请台安。诸惟涵鉴，不一。

愚弟顿首

（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

516.致 辑 瑞^①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1845年4月25日）于叶尔羌

自洋阿里克分襟之后，是夕停装台站，即泐手涵，托纪纲带回奉谢。并有寄存敝篋等物，亦乘全八兄舆便，顺度崇轡，附开一单，敬烦垂照。琐渎之咎，谅荷鉴原。兹谦帅处人來，辱承颁到琅函，勤拳注问，又叨挂面之赐。情殷推食，感谢奚如。敬谥三兄大人提

辑瑞，字五桥，原任阿克苏办事大臣，新奉调。此稿为林则徐手撰，原标有“辑五桥”。